

夕陽，真美

■ 中六丙班 邵佳婕

血紅的光芒灑落在我的臉上，半邊臉頰被淋上血淋淋的顏色，似乎像無形的手要撕扯我的皮肉，血管、嫩肉全暴露無遺，我猛地掩閉窗簾，蹲下來，瑟縮着身子，門縫傳來「呼、呼」的聲音，似乎門外正大排筵席，舉辦着惡魔的盛典，我拿起毛毯，包裹住自己，從頭到腰，密不透風的，在牆角瑟縮發抖。

「咔嚓」一聲，門鎖被轉動了，我像含羞草，被這無形的聲音嚇得蜷縮起來，臉也隨之藏起。倏地，和暖的熱度從腦門上滲入神經，傳入心扉，我猛地轉過頭來，是那張熟悉的面龐，和煦的莞爾，我似雞蛋花般，張開了笑顏，扔開保護膜，往媽身上撲過去。

「哎唷，怎麼又拉上窗簾了呢？現在日落可好看了呢！思賢，快過來，快過來。」媽柔柔說道，我慢步挪過去，「嚓」的一聲，蛋黃漫天匝地般掉入了我家，暖洋洋的橙色正映在我的臉上，我站在窗前，窗外的天空正進行時裝秀，一時是桃紅的羽衣，一時是橙黃的披風，一時是茄紫的裙子，一片絢麗，與剛剛血淋淋的血腥截然不同，或許是被我身旁的仙女淨化了嗎？首次，我認為窗前看到的景象很美。

從此，我總愛站在窗前看風景，看着那蔚藍的天，徐徐地飄過白皚皚的雲，那是純潔的，與正在在公園裡玩耍的小魔頭不同，他們手執羽毛球拍，如手執魔戟一般，刺取那無辜卻水嫩欲滴的果子，一來一往，戲弄着、把玩着，露出舒心的猙獰笑容，就似一群狐狸在把玩着剛出生的幼鹿，圍困牠，覬覦着牠鮮嫩的肉，準備一絲絲地啃咬殆盡，這門外的世界太過殘忍，我不願出去，我不願出去，留在這窗前觀看門外的世界便好，這樣便好……

雨淅瀝地落在地上的魔窟，那裡的陰氣似乎更重了，那裡的動物都爬上我城堡的外牆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在透明盾牌上蠕動着的蚯蚓，我不禁退後了一步，躲進床上的被子裡。魔鬼正盡情地咆哮，正侵吞着世界的一切，我的城堡正被肆虐的惡魔吞噬，一聲又一聲的大炮嚇得我只能像白兔般，在危險時迅速躲到巢穴中，顫抖着身子。猛地，想起外出的媽媽還未回家，我立即掀開被子，跑到窗前欲窺看一下媽媽是否被這些邪惡的魔怪翳住了，驀然一看，窗上的蚯蚓變成曼陀羅的枝節，蔓延至整塊玻璃，頃刻，又變成一條大蟒蛇的鱗片，覆蓋我整個眼眸，我的心一下子被吊至半空，似空中飛人起跳前一刻般忐忑、猶豫，可我还是打開了窗戶，窺探媽的所在，卻遍尋不獲她的身影。我害怕她一去不返，害怕她被魔

鬼捉住了，害怕她被槍林彈雨傷害了，我馬上拿起一把傘，向着大門衝去，卻猛地聽見門外有朦朦朧朧的聲音，難道是魔鬼在巡邏嗎？我倏地停下腳步，佇立在門前，聆聽着她們的竊竊私語。

「這戶的孩子是有病的吧！」

「嘩，每一個也鮮嫩欲滴的。」

「把所有都吞噬掉吧！」

……

一連串私語，句句都驚心動魄，似是一枝枝荊棘圍在我身旁一般，這門外，很可怕，我不願出去，我不願，我不要離開這個保護罩。

自此，我離門遠遠的，每天只管坐在房間窗前窺探敵情。

「不能再讓他這樣了！讓他上學去。」

「他心理狀態不穩，你不能這樣。」

「難道讓他一輩子都這樣嗎？醫生說他要出外走走。」

「難道我不想嗎？可我不想勉強他，他真的很害怕……嗚嗚……」

媽媽啜泣了起來，我在房間裡細細聽着隔壁傳來的一切，不禁泫然，我本想只活在窗前的世界，與外隔絕，躲避外面的惡人，活在自己與家人的世界便好，卻不料讓父母，尤其母親承擔了門外世界的一切，狹小的窗前，廣闊的門外，兩者的景色會否一樣？是否都是那和煦的夕陽色？

我牽着媽媽的手，躲在她身後，在沐浴着金黃的道路上走着。